

书里书外

寻找语文教育的“魂”

——读钱梦龙《教师的价值》

陈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语文教育界出现了“南钱北魏”的现象。“南钱”是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北魏”是辽宁省语文特级教师魏书生。魏书生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教学方法，包括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六个步骤，即“六步课堂教学法”；钱梦龙则在教学实践中创造了“三主”原则，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近读钱梦龙先生的专著《教师的价值》，重温他的语文教育主张，虽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钱先生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语文教学要不要“训练”

钱先生的“三主”教学原则，首先确认学生是学习、认识的主体，学习是学生的学习，认识是学生的认识，教师是不必代替也不能代替的。教师为主导则是学生真正实现其主体地位的的必要条件。“导”就是指导、引导、辅导，教师“导”得恰当，学生才能学得积极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因此，在“三主”表述的顺序上，它必然是第二位的。而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在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必然呈现“训练”的形态。“训”就是教师的指导，“练”就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的实践，这种师生互动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成为“主线”。

他认为，教学效率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感情投入的程度成正比，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体，全身心地进入了角色，那么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学习潜力就有可能出乎意料地巨大能量释放出来，使他们能够完成平时看来难以完成的学习任务。

钱先生以《故乡》的教学为例，说明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实现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首先，教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设计者、组织者，保证了整个教学活动有序有效的展开；其次，教师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唤醒学生的主体

意识，激发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热情。总之，从课堂上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解决问题，都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而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保证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性。

钱先生的“三主”原则中，第三点有时会遇到质疑。有专家说，“训练”是对动物的词，对人不能用“训练”一词。钱先生对此据理力争，他说，语文教学中的训练，就是教师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为目的进行的师生双向活动。叶圣陶先生说得好：“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老师之训练必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语文教学过程，实质上就是语文训练过程。训练是语文教学中师生互动赖以进行“基本形态”，有了这个“基本形态”，语文教学才有血有肉，才会有生命活力；如果语文课抽掉了训练，那么语文教学除了剩下一个“空壳”，还能有些什么呢？

他说，语文教师如果树立了“训练”的观念，有着明确的“帮助学生在阅读中学会阅读”的意识，那么，阅读教学必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局面：为了让学生“学会阅读”，就要老老实实地遵循阅读的规律，引导学生从文章的语言文字入手，逐步深入文本，进而把握文章的思想人文内容；然后再回过头来，思考文章怎样表达这样的思想内容，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表达。这种让学生的思维在文章中“走几个来回”的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又由里及表，表里多次反复，理解逐步深化的过程。

语文教师的作用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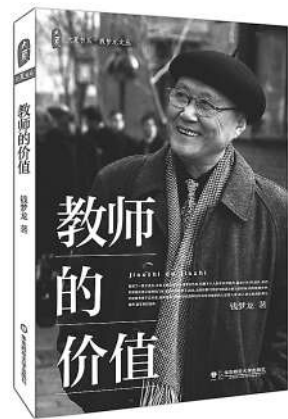
叶圣陶先生说：“语文老师不是只给学生讲书的。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一篇文章，学生也能粗略地看懂，可是深奥的地方，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他们就未必能够领会。老师必须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只要三言两语，不要啰里啰嗦，能使他们开窍就行。老师

经常这样做，学生看书读书的能力自然会提高。”

对此，钱先生深有感触，并创立“语文导读法”。他说，语文教学是教学生读书的，因此，在语文课内必须给学生充分的读书时间，而教师逐字逐句“串讲”这种“教学常规”剥夺了学生自己读课文的时间，恰恰不利于学生学会读书。语文导读法是一种“有预谋地摆脱”学生的策略。所谓“有预谋地摆脱”，不是消极地撒手不管，而是经过积极、有序的引导，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意识、能力和习惯。这一过程，对学生而言，是一个从依赖教师逐步走向少依赖、最终完全不依赖教师的“自主”的过程；对教师而言，就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由扶到放，直至完全“摆脱”学生的过程。实践证明，语文导读法是从“教”通向“不需要教”的桥梁。

说到语文教学，钱先生认为，解读书本是一件最能显示语文教师“功力”的活儿。一篇课文教什么，怎么教，是否教在点子上，能否让学生真正受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解读文本的功力。同时，教学也是语文教师自身读写状态的生动展示。教师自己爱读书、会读书，才有可能教出爱读书、会读书的学生；教师自己爱写作、会写作，才有可能教出爱写作、会写作的学生。有些语文教师平时除了几本“教参”几乎什么书都不读，什么文章也不写，一心想在教学方法上翻新花样，以为这样就能提高教学水平，这种舍本逐末的追求，结果必然是缘木求鱼。

钱先生强调，判断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如何，大致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读、写、听、说的能力如何？是否具有相当的语文知识？对母语是否有深厚的感情和正确的态度？文学审美趣味和能力如何？是否有较宽的文化视野？其中，读、写、听、说能力是语文素养的核心。尤其是阅读能力，虽然不是语文素养的全部，但它是提高语文素养的最坚实的基石，是语文教学中的“牛鼻子”。语文教师的主攻方向，就是指导学生学会阅读，如此而已。



《教师的价值》
钱梦龙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语文教育的“魂”在哪里

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无论体制有怎样的差异，都必然把对下一代进行母语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母语不仅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最重要载体，而且它本身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下一代进行母语教育，是传承、延续、发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必然选择。

钱先生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理所当然姓“中”。可是不少研究者偏偏摒弃了我国传统语文教育中积累的大量宝贵经验，反而试图从西方理论中寻找中国语文教育的模式和出路。20世纪80年代把“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入语文教学，着实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非指导性教学理论等涌入，又把语文教师搞得云里雾里，把语文教学搞得高深莫测。

语文教育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教会学生读书和作文，使学生在读和写的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汉语。在教学活动中认定了这个目标，多一点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就找到了语文教育的“魂”。

钱先生强调，语文课只能通过“语文的”方式而不是说教、注入这类外加的方式对学生思想、人文教育。所谓“语文的”方式，就是学习语言的方式，也就是学生进行读、写、听、说、实践的方式。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如果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自信心，使学生学会阅读，从阅读中发展语言能力 and 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学习力，那么这种教学不仅有利于学生的现时发展，也必将对学生的后续发展和终身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学会会长）

编者说

刘幸

作为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教育有其独特的长处。事实上，笔者十年前到日本去攻读教育博士，多少就是想要了解日本教育的那些优长到底源于何处。

日本的教育注重细节，崇尚集体，看重学生体验，讲究课程规划，这些特征很多人谈到过，但有时候，针对这些现象，我没有看到特别的解释和分析。更多的人只是抽象地将其归结为日本文化的特征，例如说日本文化本来就注重细节、注重体验云云。然而，用文化的特殊性来解释日本教育，其实是一种效力有限的循环解释。记得我念书的时候，超市每每在夜间7点前将一批熟食打折出售，我是一个没多少闲钱的留学生，自然是满心期待。而跟我一起排队的，基本是住在同一片社区的日本人，有老有少，有穷有富。过去常听新闻说，日本人资源有限，所以什么都要高效利用，尤其珍惜时间。但在等待食品打折的时候，我却觉得日本人比我有耐心。人性是相似的，在大体相仿的现代社会之下更是如此。因此，我始终觉得，单纯用日本文化如何如何，是解释不了日本教育的诸多特征的。

相较于文化，我更在意制度。从宽泛意义上讲，今天日本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是舶来品。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的教育制度主要模仿欧洲，二战结束后，则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大幅引入了美国的治理模式。教育制度已经沉淀为诸多教育法规和政策的惯例，甚至有时候内化为教师们的各类行为，在日本的学校运转中往往有点儿隐身，因此很容易被那些到日本校园中参观访问的中国朋友所忽略。但是，每每到一些关节处，这些制度的特质就会凸显。例如，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日本教育界的应对比较慢，这是因为日本的教育效仿美国，是地方分权制，地方的教育委员会把握着主

文化与制度之间：

理解日本教育的一个视角

导教育决策的核心权力。一开始日本各个地方的疫情状况颇有参差，就使得各地教育委员会的决策出现了差异，有的非常松弛，有的相对偏严。日本的这种体制，在平日里会激发各地积极打造教育特色，但在疫情之下，便显出了他们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的一面。再如，日本孩子大多在大学有打工的经历。这固然也是为了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性，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奖学金制度要求学生在毕业工作以后偿还奖学金的本金和一定的利息。这就使得很多孩子一上大学就要开始谋划还钱的事情。日本这套奖学金制度是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制定的，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就意味着稳定的高收入，因此，奖学金对贫家孩子而言是雪中送炭。但在今天，这套制度已经和当初的设想有所脱节，它只会让更多的本科生前一天夜里去打工，第二天则在教授的课上呼呼大睡。我常常和中国的大学学生讲，中国的学生普遍有更从容的条件，可以专心地学习，学生们会相当吃惊。其实，我讲的是我真实的观感。

我绝非否定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我在日本留学生活四年多的时光里，接触到的是一个个非常具体的日本同学。我看到的是他们在真实的21世纪的日本活出来的样子。我更愿意将日本教育印刻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特征，理解为文化与制度相互交织的产物。我写这本《想象另一种教育的可能：日本教育观察笔记》，是希望能够超越简单的对日本教育的褒贬，通过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剖析，深入解释一些他们的做法。这当中当然有他们的长处，也有他们的短处，既有他们的骄傲之处，也有他们的一些无奈之处——只有通过客观的审视，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想象另一种教育的可能：日本教育观察笔记》一书著者）

· 广告 ·

童步丈量幼学之旅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幼儿园扎根城中村20年的幼儿文化传承教育实践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部门以打造中国特色社会先行示范区基础教育先锋城区为目标，发布了《南山区中小幼德育一体化行动计划（试行）》，全面实施“地图行动”，旨在引导学生经历“行中学—行中悟—行中行”的过程，在“行走”中实现知情意行的全面和谐发展。

在这一计划指引下，南头古城幼儿园（以下简称“城幼”）积极行动，以“燃于心·源于爱”的信念与热情，秉承“城生活，野生长”的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南头古城深厚的历史和南粤文化底蕴，将20年来的“悦行古城”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推向深入。通过系统的行走浸润方式，有效解决了城中村幼儿园场地、资源不足的问题，为幼儿构建开放多元且富有挑战性的学习资源和环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具有“中国根、岭南情”的新时代特区幼儿开辟了有效路径，也让园所的“城·家”文化有了更为生动的注解。

一座风华古城，延续千年文脉，生生不息；一方教育家园，播撒爱与赤诚，筑梦培根。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城、这个家，去感受那份共同的初心与坚守……

一种情感，一份坚持

深挖地域文化资源，构建完备课程体系

南头古城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被誉为“粤东首府、港澳源头”，拥有新安县衙、文天祥祠等众多人文历史景观。基于这片丰沃的教育土壤，城幼的“悦行古城”活动倡导将“行走”升华为一种教育方法和生活态度，贯彻实践育人的教育理念，让师幼在丰富多彩的真实环境中对其进行理解、探索 and 再创造，凸显其生活性、自然性、亲历性和生长性的教育价值。

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到了，“城娃”们开启了一场与春天和历史的“约会”。大石板铺就的古城街道，飘

散着浓浓的古香古韵，“城娃”们走进每一座古建筑，睁大双眼，用心聆听过去的故事，触摸历史的纹理，古城因他们而变得格外温暖和可爱。除了行走古城，园所还组织幼儿做香椿饼、蒸三色饭，用味蕾留住春天的味道；画花、画虫、画景，用画笔捕捉春天的倩影；用谷雨茶洗脸，润泽心田，张张小脸精神焕发……古城文化、节气文化、传统美食文化，就这样润物无声，让“城娃”们像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城幼遵循“生活即教育，环境即课程”的理念，以幼儿的终身发展目标，以文化传承为核心，形成了幼儿、教师、家长和社区共同参与的课程建设模式，构建了“城在园中，园在城里”的南头古城背景下的“城园”课程体系。其中，“城的环境”模块，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为理念，幼儿的“行走”足迹涉及南头古城、中山公园等，旨在让他们读“活”书、“活”读书；“城的精神”模块，以“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为理念，内容包括班级晨会、传统节日、园内活动、亲子互动等，旨在培养幼儿健康的体魄、创造的能力、服务的精神、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城的行动”模块，以“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为理念，内容包括校园生活、古城行走、定向越野、节气拾遗、公园远足等，旨在通过室内外活动，丰富幼儿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经验。

在古城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城幼以传承和浸润为途径，打造古韵古香的园所环境，将古城文化和生活经验渗透在角落角落，使幼儿能够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让幼儿的学习更有深度和质量。怀旧的木门、怒放的使君子、颇具复古风的家具和摆饰、教室里的古城文创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化传承活动，都为幼儿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间和实践机会，真正实现了教育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教育化。城幼已出版《古城背景下幼儿园课程》《幼儿园定向运动课程》

等著作，参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定向运动》教材的编写，并开发了《行走古城》《颂古通今》《节气拾遗》等系列园本课程手册，为培养“传承文化，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幼儿”提供了强大保障。

基于20年的实践经验，城幼成功构建了一个“以幼儿园为起点，不断向外延伸并持续发展”的项目建设模式，确保课程的活力和长期适应性。城幼充分尊重幼儿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无限发展潜力，将其视为课程设计和教育实施的重要参与者，重视课程的持续改进和本土化特色，使项目得以不断延伸、无限生长。

一片热忱，一念执着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全面走向“文化育人”

教师是城幼持续发展的“活力之源”，而教研又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青云之梯”。为更好地促进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推动“悦行古城”项目落地实施，城幼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教师开展学习和教研活动，提升教师课程意识，使教师从“看护教授”走向“文化育人”，成为幼儿学习成长的



▲通过生活，学会生活
►工具就是玩具，玩着就了解了

“引导者、陪伴者、帮助者和促进者”，成为“有童心之爱、有专业之基、有创新之思、有协同之力”的现代幼教人。

城幼持续开展阅读活动，组织教师学习理论和实践类书籍，如《倾听孩子》《窗边的小豆豆》《童年的秘密》等，引领教师探寻教育规律，走进幼儿内心。制定教研制度，以周为循环，全园集中参与，就教育教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促进总结提升。城幼建立了古城文化资源教研机制，形成了初级古城文化资源库。围绕“古城资源的认识与开发、教师课程资源意识的提升、幼儿课程主体性的体现”几方面内容，城幼定期开展全园教研，不断提升教师的课程建设能力。通过“规划资源—优化策略—建立机制—充实经历”的长期实践，师幼共同制定地区参观方案。教师注重引领幼儿在广阔的空间探索中亲身体验、乐于探索与发现，用坚持、专注、协作、坚持的学习品质。

城幼积极推进以教研组骨干为核心的名师计划，并邀请专家入园结合教学现场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内引外联”为教师专业成长助力。城幼形成了以激发潜能为导向，阶段推进、逐步调整、不断完善机制和策略，助力教师打破思维壁垒，更加贴近幼儿生活实际，不断探索科学可行的课程建设路径，将文化资源切实转变为丰富适宜的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其育人价值和潜能。



一个大家，一份期待

打造温馨和谐之家，共赴幸福成长之旅

“小小的门，大大的家”是城幼的教育愿景，园所旨在促进幼儿、教师和家长携手踏入成长之“门”，构筑一个温暖如家、平等尊重的学习共同体，开启成长的幸福旅程。城幼致力于将教育目标融入园所一日生活，为幼儿打造开心玩、快乐学的精彩天地。在这里，幼儿可以养猪、养鱼、泡茶、磨豆浆、生火做饭、编织刺绣、做泥塑……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攀爬、跳鞍马，“在小小的泥地里挖呀挖”，信手涂鸦让围墙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里的教育契机无处不在。一名幼儿喝奶时不小心把其洒在了地上，他会自觉到卫生间拿出拖把，认真地把地拖干净，然后把拖把送回原位，这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劳动意识和规则意识。幼儿喝完奶，还会主动把奶盒折叠起来，因为教师告诉他们，这样做可节省空间，更利于环保……幼儿尽情地玩耍、运动甚至“调皮捣蛋”，在接地气且充满烟火气的游戏和活动中，享受生活、学会生活、享受生活、热爱生活，让小小的身躯渐生出大大的智慧和能量，在生命旅程中镌刻下独一无二的童年印迹。很多已经毕业的幼儿还会经常回园走一走、看一看，因为这里是“城娃”们永远的家！

园内开心玩耍、自由生长，园外快乐行走、惬意学习。“悦行古城”项目引领幼儿从“小家”走向“大家”，从小在心底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将来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在古城文化的熏陶和实

地行走中，幼儿收获经验并积累能力，得到全面而多元的发展，他们不仅掌握了各种生存技能，还培养了积极的生活态度，主动性、任务意识、执行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都有显著提升，在乐享幸福童年的同时，不断积蓄着未来创造幸福的力量。

家是幸福的港湾，家是快乐的源泉，家是生命的“加油站”。受益于“悦行古城”项目的，不仅是幼儿，还有教师。在不断的磨砺与探索中，他们的眼界得到拓展，思维方式更为开放，专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城幼持续进行学习资源多样化、教育内容发展化和幼儿成长空间扩大化的实践探索，课程影响力不断提升，办学实力、教师专业水平、幼儿学习品质表现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南头古城幼儿园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让幼儿“健悦身心、和融交友、善言达意、乐探好奇、展韵创美”的成长乐园和家园，与时俱进地探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的有效途径，通过与幼儿实际生活紧密关联的教育形式和内容，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做中华文化坚定的守护者和传承人，并为后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

教育应该是有益的，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与传承；教育应该是有趣的，师幼相互温暖、彼此成就；教育应该是有光的，大家一起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散发光。这样的教育，更有底气和魅力，能够永葆生机与活力！（赵锦霞 邹庆晓 邹柳花 朱淑卿）